

牛枝慧 编

东方艺术美学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东方艺术美学

牛枝慧 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东方艺术美学

李枝慧 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51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49-223-0/B·15 定价：6.40元

目 次

序一 知己知彼·····	王朝闻 (1)
序二 关于东方美学的一封信·····	金克木 (6)

· 总论部分 ·

中国美学的发展过程·····	李泽厚 刘纲纪 (13)
略论印度美学思想·····	金克木 (27)
伊斯兰哲学美学思想简介·····	牛枝慧 (44)
日本的美学史论·····	〔日〕今道友信 (48)
古代朝鲜人的美学思想·····	〔日〕冈周植 (70)

· 分论部分 ·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宗白华 (89)
神之意象·····	〔印度〕泰戈尔 (106)
日本人的审美意识·····	〔日〕今道友信 (116)
日本诗论·····	〔日〕尼个崎彬 (129)
圆明园和避暑山庄的审美意义·····	王世仁 (145)
塔的崇拜与审美·····	王振复 (155)
伊斯兰园林艺术特点·····	陈志华 (176)
印度音乐舞蹈美学·····	〔印度〕S·夏尔玛 (180)
阿拉伯文学的美学原则·····	〔美〕冯·格留涅保蒙 (195)
日本艺能·····	〔日〕河竹登志夫 (210)

印尼的哇影戏·····〔新加坡〕李炯才	(233)
泰国孔剧艺术·····于海燕	(241)
关于东方戏剧的几点认识·····刘厚生	(247)

· 比较部分 ·

东方的《乐记》和西方的《诗学》·····周来祥	(259)
亚洲美学与世界音乐·····周文中	(263)
东方书法与西方书法画·····〔法〕勒内·艾蒂安布尔	(274)
中国戏曲在亚洲的流变·····〔西德〕布海歌	(281)
印度键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罗照辉	(302)

· 古典文论部分 ·

乐记(节选)

——乐本、乐论、乐礼、乐象、乐情·····公孙尼	(317)
书概·····刘熙载	(324)
舞论(1、6、7、)·····〔印度〕婆罗多牟尼	(349)
诗镜(1)·····〔印度〕檀丁	(369)

风姿花传(节选)

——花传(6)、花修篇·····〔日〕世阿弥	(387)
每月抄·····〔日〕藤原定家	(404)

古兰经(节选)

——第二章黄牛(百格勒)·····	(421)
-------------------	-------

后记——东方艺术美学研究几点试想·····编者	(432)
-------------------------	-------

序一：

知己知彼

——《东方艺术美学》

王朝闻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差不多是尽人皆知的一句老话。但人们究竟有没有具备这一品德却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单就艺术创作和理论问题来讲，或以为中国天下第一，或以为西方的月亮最圆，都是无自知之明。从无自知到真正自知，或者说从愚蠢到聪明，看来却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过程，条件的复杂性岂可低估！这样也许认真地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件好事。

我愿为牛枝慧编的《东方艺术美学》一书做序，不是因为我对东西方艺术美学拥有丰富的知识，而是我觉得东方人有认识本地域艺术审美特征等方面的特殊需要。如果这样的学术探讨有助于读者（包括非从事艺术美学工作的读者）在间接和直接的比较中认识东方艺术的特殊点，那就不只可能承认地球是圆的这一常识，而且可能理解到存在于它上面的艺术现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就可以在纵横关系的比较中缩短自己理解自己的过程。

从书名来看，《东方艺术美学》当然是以相对于西方艺术美的为研究对象。比较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来理解，在方式上有多多样性。直接把东方与西方艺术对照地摆在面前，从而认识其共性和异性，当然这更带认识的感性和直接性。即使只着眼于东方而不同时作直接的比较，这也是照镜子一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即使只着重于东方有代表性的艺术门类的特点研究，也是一个劳动量不小的艰巨的学术工程，不是一两个学者在短时间内所能解决得了

的。可喜的是不少的中青年学者在走过一段探讨西方艺术之路后又转向了对东方艺术特别是中国艺术特殊规律的探讨。比较完善的学术成果难得，但富有开拓性的工作非常重要，应当坚持。东方美学理论体系化不能没有艰巨的过程，只要经过编撰者们的努力就有可能给读者提供较为丰富的知识，从而促进一个体系化研究阶段的到来。

由不知到知，由知之甚浅到知之较深的过程是有条件的。读书活动和社会生活一样，充满着知与不知的矛盾。“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即不从资料出发而从别人的论断出发的懒汉作风，不论对群体还是个体的研究活动都很难达到求知的目的。可惜几十年来，流行着一种“吃现成饭”和“食而不化”的学风。只图接受和摘引所谓权威性的论断，好象用不着从实际出发的独立思考。其实无论哪一方的权威，都只是根据彼时彼地的认识得出他的论断。即使这种论断是有独创性的，正确无误的，恐怕也难以和此时此地的认识对象的特殊点完全对上号。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以为若能从实际出发做些点滴工作，即使研究成果不成熟，总比照搬别人的结论当作自己的理论更有出息。

我赞成学习西方艺术的成就，我自己开始学习雕塑艺术就是效法西方的。但我认为“拿来”些什么必须考虑是否适合中国的初级阶段社会状况，全盘西化未必是中国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西方一些有见识的艺术家和学者就非常关注富有东方特色、特别是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这实际上就是在学习和尊重东方和中国艺术。我们就更加要既尊重别人同时也尊重自己。我不反对中国的艺术“走向世界”的口号，问题是凭什么“走向世界”。我以为拿出去的东西不宜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偏见，至于单纯摹仿的东西也不会受欢迎。这里既存在一个理解对方需要的问题，同时也存在一个怎样理解自己的问题。对东方艺术理论作比较研究，既是为了在知彼中知己，也是为了在知己中同时达到知彼的目的。

改革和开放政策使文化交流形势空前繁荣，但很可惜对外国关于东方艺术研究的情况介绍很不够，把中国的学术成果介绍到外国去的工作也显得不够。即便是为了促进东方和西方的互相了解，我以为加强东方特别是中国艺术美学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近年来译介外国主要是西方的美学和文艺学工作很活跃，是值得感激的。但阅读西方文论也有个方法问题。盲从未必会拿来好东西。近来，我阅读《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觉得有些话对当前搞比较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在社会上，甚至在艺术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去卢浮宫美术馆，在大量尽管是第二流却很有意思的画家作品面前匆匆而过，不屑一顾，而在提香、拉斐尔或某些家喻户晓的复制品面前出神的看着，随后满意的走出美术馆，不只一位心中暗想：我知之矣。”“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读过了博叙埃和拉辛就以为掌握了文学史”（1863年《现代生活的画面》）在我看来，一百多年前出现在西方的这种情况和批评现在对有些人也适用，这也是一种关于学风的批评，它有镜子般的作用。

东方美学和艺术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即要涉及历史的纵深方面，又要照顾到东西方的横向方面。西方有《诗学》、《拉奥孔》那样的美学专著，东方有没有呢？当然有。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文论选》就是东方艺术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十分丰富，值得去研究。当前一部分有见识的中青年学者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使这方面的工作有了进展。中国美学中的诗品、画论、书概等等博大精深，忽视它们的成就意味着丧失中国学者的独特任务。钟嵘的《诗品》对艺术个性、形式风格和艺术家人格等方面进行了精辟的阐述，现今读起来仍意味无穷。《文心雕龙》的《才略》篇从历史角度看虽有不应忽略的忽略，但其中对作家才能和个性差异等方面的分析和判断仍不失为中国较早的一部比较研究和系统化研究的范例。

任何事物都处于此物与彼物的差别和联系的关系中，刘勰的那部专著中的《比兴》章的有些论点也具备比较研究的意义。比《文心雕龙》的出现晚了的许多的明清两代的诗词论、画论、曲论以及小说评点等不少皆可称东方美学史的上品。当代中国艺人头脑中还保留着的艺诀也很丰富，如果把它们收集整理和编写出来，当作研究来看也是很可贵的。何况资料工作本身也属比较研究工作之一种类。东方美学包括中国的艺术美学有丰富的矿藏，还需要进一步地发掘、整理和体系化。

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周易》，是三千年前的哲学著作。它提出了一个认识事物的总观点，即相比较、相对立存在的事物矛盾性是无处不在的。如乾和坤，阴和阳，正和反，吉和凶等等的对立和变易，虽然不免有唯心论迷信糟粕，但对于正与反的相反相成的辩证观点，仍不失其认识论的光芒。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样把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相对应地加以论述，虽有晦涩不易理解之处，但确有其辩证法的深刻认识价值。《老子》的光辉思想为后代的《诗品》、《典论》等吸收和发展，构成了中国美学哲学思想的精华（日本国美学中也吸收了去）。

仅就清代笪重光的《画筌》和《书筏》而论，就是两部有精辟见地的艺术美专论。我曾一再征用《画筌》中关于山水画的论点，如：“一收复一放，山渐开而势转；一起又一伏，山激动而势长……”这是对造型结构的收发、起伏变化的论断，和《书筏》中“将欲顺之，故必逆之；将欲落之，故必起之；将欲转之，故必折之……”等论述一样值得认真对待。《书筏》里所说的顺与逆，拔与庄，来与拓，行和伫，既是关于笔势和字形结构多样化和手法的理论，又是对事物矛盾性以及矛盾互相转化思想在艺术美学方面的体现。这和《画筌》中论及绘画艺术规律有共同之处。例如

说：“山本静，水流则动；石本顽，树活则灵。”这也是对存在于具体对象内部诸因素的比较和判断。

近日又听说有人在拟写一部关于“喜”的美学，倘若从《史记·滑稽列传》直到当代民间笑话系统地写出一部中国“喜”的美学史来，内容当不会贫乏。这同样对东方美学的研究也是提供了一份丰厚的研究对象。我希望即将出版的《东方艺术美学》不只可能给读者提供有用的知识，而且促进有关学科的比较研究的昌盛繁荣。

1988年3月12日·北京

序二：

关于东方美学的一封信

金克木

牛枝慧同志：

你查阅国内外有关资料，编了一本东方美学的书，希望我写点什么或为序引或为文章。我恐怕你是找错人了，我是不能当此重任的。不妨向你坦白说明一下。

我对美学略有所知，也许是由于认识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黄药眠、蔡仪、王朝闻这几位讲美学的先生，还认识翻译了不少西方美学文献的缪灵珠(缪朗山)先生，可是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讨论过美学问题。一则是从前政治空气浓厚，无暇及此。二则是我也没有资格对美学妄参末议。60年代初期，我写出《梵语文学史》以后，不得不选译古代印度的文艺理论，到80年代初才成书出版。这时邓先生已经谢世，另几位先生年事已高，难得见面，我又无法请教。到今天，这几位美学前辈只剩下蔡、王二位在世了。80年代我才认识李泽厚、杨辛等年龄较轻的同志。可是我也老了，勉力写一两篇关于印度美学思想的文章，算是沾了美学的边，也无力和他们讨论美学问题了。还有国内许多美学名家，我无缘认识，也未钻研他们的专著，因此我最多只能算是美学大门口的观望者，怎么能冒然为美学书写序呢？

不过我有些想法，顺便对你谈谈。

前面提到的几位年长的先生中，那三位在北京、南京、武汉等地大学多年当教授的好像也不是只开以美学为名的课。邓先生

是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的后人，对中国书画鉴赏极精，对艺术有独到见解，但除单篇小文外并不著书，也未听说有讲义留存。朱先生从前讲过诗学，后来才编《西方美学史》。宗先生在南京教的大概主要是哲学课。我觉得这三位是讲艺术理论的中国学者，和外国所谓美学家恐怕不能说是完全相同。据我看，也许还大有区别。这是由于双方所谓美学并不一样。这三位先生讲外国理论，用外国术语，但底子仍是中国的，又都讲究生活的美。他们在不介绍人家而说自己的话时，怎么也脱离不了中国底子，闲谈之中更易露底。

日本学者今道友信的《东洋美学》只分别讲了中国和日本，也就是他所谓“东洋”。我们平常所说的“东方”并不限于这两国，而且不仅是指地理。我认为，所谓“东方”的文学，除现代的新文学以外，和欧洲近代文学并不相同，好象是中国画和西方画，甚至汉字、阿拉伯——波斯文字和欧洲文字互不相同那样。只能说这些都是画，都是字，当然有相通之处，但作为艺术，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是很不相同的。不仅文学、绘画，其他艺术情况也大致相仿。艺术理论随艺术有别而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事。双方近代哲学思想也互有不同，对艺术理论又有影响。因此，若以近代、现代的西方美学格子来划定“东方”的艺术理论恐怕是很不容易说清楚的。见异不见同固不能通，见同不见异也未必能全通。我看今道友信的书其实是一种哲学体系在中、日对象上的应用，那又当别论。

大约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吧，当我略知正在进行的一些美学辩论时，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以为他们提出了新问题而讲的却是和问题来源不同的理论。提的问题是从西方现代来的，如美是什么，美的本质和来源之类；但好象很少人讲的是完全西方现代美学。照我看，前面提到的几位先生，依年龄次序论，邓先生是书画鉴赏家，朱先生是诗论家，宗先生是哲学家，黄先生是诗人，

蔡先生是马克思主义者，王先生是雕塑家。（缪先生是翻译家，不在内。）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发展自己的艺术理论，都是自觉地或不由自主地脱离不了中国的传统。那时只有朱、蔡两位参加讨论并作文章，另几位大多没有参加。我想这些先生是无法在一起讨论那新的外来的问题的。参加那些争论的年轻人自当别论，他们另有共同的东西，他们更现代化些。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隐隐觉得，讲中国的美学只怕同讲中国的医学相仿。印度、阿拉伯也都有自己的医学。这些虽然都可以纳入现代西方医学的框子里来讲，可是讲来讲去往往会讲成破碎而离奇的换了术语的西方医学。我想这样讲只是办法的一种。若要弄清楚这几套医学传统的自身特色，只怕还得另走与此不同的道路。照我的想法，美学也是这样。中国、日本、印度、波斯（伊朗）、阿拉伯都各有自己的传统而且互有影响，但是直到近代才接触到西方的理论和实践，受到冲击，因为西方也只是到近代才出现与古不同的新问题和新理论。东西冲突也是古今冲突。例如西方医学到近代才发现血液循环和病菌，才停止放血治疗法。东方的传统医学缺少巴斯德，到现代才用显微镜，自己没有发展出新医学。不过美学和医学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医学可以全盘接受西方的现代医学，不管中世纪的放血术而笼统称为西医。美学却不行。不仅无法斩断思想传统，而且美学还不是可以作实验的科学。科学有一些基本要素。除近年来国际上有人以艺术为对象开始作试验外，对这些要素，美学很难都满足。那些新的试验，无论是心理学的，物理学的或社会学的，都离传统美学有相当距离而属于另外的学科。因此，研究东方的一些照西方分类可算是美学的理论，恐怕还得作许多尝试，未必很快就能弄得清楚。如果还没有得到共同的认识，那么讨论起来，各说各的，无怪乎费力多而见效少了。

你选一些资料，编出这一本关于东方美学的书，显得很单薄，

恐怕这也是显示了今天我们研究的单薄。这只能算是你初步努力的一个脚印。希望你能继续进行研究，首先找一找中国的或者日本的传统艺术理论所提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和理论是怎样发展变化的，而不限于整理和编排资料，进而扩展到东方。

以上所说对你也许有参考价值，也许没有，但我所能说的只有这些了，更多的事情无法应命，务请原谅。

1988年3月



总论部分

